

## 重建

12年前的那场灾难，令人悲痛。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，四川汶川发生8.0级特大地震，无数同胞美好的家园瞬间被毁灭。

这场12年前发生在四川人身上的特大灾难，让每个川人对灾难都有了切身的感受。为了记录下这些珍贵的场景，很多记者当时冒着生命危险深入灾区，他们拍下的那些难忘而珍贵的瞬间，让我们在时过

12年以后依然记忆犹新。那个时候，我也曾带领媒体工作者在灾区极端艰苦的条件下，或撰写或拍摄了很多震撼人心的文字、图片、影像，回想那段难忘的经历，至今仍会眼眶湿润……

12年过去了，感同身受的社会民众，经历过惊悸、震撼、感动与思考，接下来是什么？

12年过去了，作为一名亲历者，我一直在追问自己的所作所为。

12年过去了，打开我的记忆之盒，我们依然记得汶川这块伤痕累累的土地，依然记得这里曾经发生过的惊栗与惶恐、无助与救援、爱与重生！

12年过去了，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，因为我对这块土地爱得深沉！”今天，回顾“5·12”汶川特大地震，我发现这不仅是一次痛心疾首的回忆，更是感人肺腑的经历，相信跟我一样的所有亲历过这场灾难

的四川人，都会深深铭记这12年！

忽然，想起了版画《重建》。这幅作品创作于1942年，当时正是抗日持久战最艰苦的时期，作品展现了军民在粉碎敌人“扫荡”之后重建家园的情景。画面中的农民家里，八路军战士正帮助主人修复窑洞。散乱的锅碗碎片，断缺的桌腿凳角，残破的砖头瓦块，清晰地刻画出敌人“扫荡”的残迹。然而在阳光下，黑糊糊的洞口前，又竖起了崭新门框。两位战士一个勤快地送灰，一个认真地砌垒石头墙基。特别是背向观众身穿坎肩的农民形象，反手背着一块方方正正的大石头走了过去，他体格魁梧，筋骨矫健，显得干劲十足。作品形象塑造鲜明突出，刀法细密严谨写实，运用朴实无华的黑白色调，忠实地记录了晋西北军民亲密无间的军民关系与坚韧不拔的精神。作品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

历史足迹，被誉为“战斗的进行曲，时代的抒情诗”。

《重建》的作者，李少言（1918—2002），是我的老领导，山东临沂人。历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、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、中国版画家协会副主席，中国美协四川分会副主席、主席，四川省文联党组书记、副主席等职。少言同志于1938年进陕北公学，开始学习木刻，是抗战期间在革命队伍里成长起来的现代版画家，为中国新兴版画、四川美术事业的发展繁荣作出了突出贡献。他在战火硝烟中完成了木刻组画《一二〇师在华北》《重建》《黄河渡伤员》《挣扎》《地雷战》等作品，并创作刻制了晋绥边区的第一张邮票。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，其先后刻制了《四十年的愿望》《老街新貌》《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》《故乡行》《耕海》等大量版画作品。

少言同志是一位艺术家，也是一位好领导。他办事公平负责，遇事冷静，讲原则不易冲动，对人随和，就如他的木刻一般使人感到一种平静的美，大家都很尊重他。他曾说，人的生命是可贵的，但一个人不能为活着而活着。不论处于什么位置，什么年龄，只要能为人民的事业努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，为大家做一点儿有益的事，不要问需付出几多辛苦、能获得几分回报、会引起什么议论、将招来多少磨难，就会活得坦荡、充实、有精神、永永远年轻。我追求这样的生活。

重建需要少言同志这种宁静、淡泊，应该“形于中”而“发于外”，建立起一个全面的、立体的、多维的、不孤立的格局。它包括物质的，也应该有精神的、文化的。形成中国声音的“本土化”传播，在于“魂”不丢，“根”不倒，“体”不弱，这是文化自信充分表达的内核和基础。



第四期

## 那年冬天雪如花

曹柏（陕西）

冬夜静得出奇，干冷干冷的。母亲小心翼翼地剥着白菜帮，我把剥好的白菜抱到架子车上，父亲麻利地将一棵棵白菜码得整整齐齐……今年雨水好，我家四亩地里的白菜一棵棵长得瓷瓷实实的，到了收获的季节，小院里的白菜堆得像一座小山，谁来都会称赞一番。

几个月来，父亲几乎每天都在白菜地侍弄着，亲眼看着一棵棵白菜长大，如今，望着眼前堆得和人几乎一样高的白菜，父亲盘算着等白菜卖了就买两头猪仔，年底喂肥了补贴家用；母亲则唠叨着家里大人小孩的衣服都该换了……一家人的美好愿望，都寄托在这一堆小山似的白菜上。

这不，父亲母亲正张罗着第二天要拉着架子车去五十里外的固关卖白菜，所以这一天天黑之前，我们要把明天拉去卖的白菜在架子车上装好。天一擦亮，父亲母亲就出发。

冬夜，寒气逼人。为了把白菜装上车，我早已干得浑身发热。几百棵白菜很有些分量，父亲压了压车胎，又用气管子打了几下气，防止半路上车轮没气了。夜深了，终于装车完毕，借着昏黄的灯光，我看到父亲满脸的皱纹沟壑纵横，还有那沟壑里溢出的笑容。

劳作完毕，全家人猫在了温热的土炕上……

父亲不用看闹钟，凭着常年劳作的经验，他就能准确地判断时间。第二天天刚擦亮，我就被父亲的咳嗽声惊醒了。我迫不及待地下炕，推开门一看——呀！天地间一片白色，漫天的雪花纷纷扬扬，房上、草垛上、地上全都白了。再看看昨晚装好的架子车，全都被白花的雪覆盖了。这样的天气把一家人的计划全都打乱了，去卖白菜还是不卖？父亲蹲在廊上一筹莫展。漫天的雪花全然不理睬父亲心中的焦虑，调皮地落在了父亲的头上和身上……要知道，从家到五十里外的固关，全是上坡路，其中更有一段十分难走的路——要爬上一段之字形的大坡。

最终，肩上的责任促使父亲决定还是要冒着大雪出去卖白菜。因为这一堆小山似的白菜，要赶在冬天结束前卖掉。不然，等开了春，白菜也就干瘪、开花了……

那一天，我一个人待在家里。从早到晚，我一直期盼着父母能早早地卖掉白菜回到家。我想着，父亲母亲一定蹲在清冷无人的街头，蜷缩着身子，跺着脚，眼巴巴地渴望能早些卖掉白菜。然而，父亲母亲那天并没有卖掉一棵白菜，天已擦黑，万不得已之时，父亲找到了在林场工作的一个同村大伯，把白菜廉价卖给了林场的食堂。就这样，父亲母亲拉着空架子车，空着肚子，冒着大雪颠颠簸簸地走上了回家的路——这些，都是后来母亲才告诉我的。

夜色深了，雪花依然飘飘洒洒，没有半点儿要停的意思。半夜时分，我终于听到了架子车的咯吱声，一个箭步就跑出了屋——只见两个雪人拉着架子车慢慢地走进了院子。漫天的雪花打着旋儿飞舞着，透过木窗格子的灯光投在院子里，我看到父亲满脸都是冰碴，母亲的头巾上也满是厚厚的雪花。我顿时热泪盈眶，雪夜中的那两个雪人拉着架子车的身影，成为让我终身铭记的一幕。

时隔多年，我依然忘不掉那个雪如花的冬天，而那个寒冷的冬夜，更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夜晚。

## 稻草垛（外一首）

王晓阳（湖南）

褪去绿颜  
脱尽谷粒  
在乡亲的手中  
紧紧拥抱  
抱成一个大写的人字  
然后一个又一个  
垒成乡村的宝塔  
固守在故乡的路口

任风吹雨打  
你屹立不倒  
始终站在岁月的心头  
从这里  
走出一个个稻草卫士  
驱赶馋嘴的麻雀  
还捧出一口口美食  
喂养着冬天的老牛  
也走出一缕缕炊烟  
升起游子不尽的乡愁

## 冬天的芦苇

却去了翠绿的荣光  
流淌着金黄的岁月  
流苏似的秀发温柔了季节

河水一浅再浅  
秀发越来越白  
身体日渐消瘦  
芦苇不焦不恼  
立成冬日里的一道阳光

这些水乡的赤子  
被乡亲放倒在怀里  
又被谁的双手  
编织成如花的日子  
在奔赴全面小康的路上  
飞往万水千山

不必牵挂  
何须担忧  
来年的春风里  
又有一荡青青芦苇  
铺满故乡的幸福时光

## 堆雪人

赵传昌（山东）

这么多年，每当下雪  
总会到旷野堆一个雪人  
一铲，代表一个日子  
一朵雪花，代表一次想念  
今年，我用落雪  
再堆一个梦中的你

我从旷野上折一枝初绽的梅花来  
插作你的手  
记得那年  
你也曾向我递来一枝梅花的火焰  
风刮起来了  
你在雾雪中孤零零地站着  
我心疼你，哈着热气  
在雾雪中陪你孤零零地站着

## 庙街

李艳（四川）

“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。”岁月老人打了一个盹，将时间停在了成都平原的某一个地方，又在中国西部最大文庙的牵引下，用一部耐人寻味的《论语》，让无数像我这样喜欢在光阴深处踩踏的人走进了这条老街。

老街舍不得孔圣人，干脆依偎在了文庙身旁——一条望不到头的古旧深巷，曰庙街。路面凹凸不平，常有雨水冲刷。高低错落的门脸、数不清的窗格，还有青石板铺就的条石小路……很像是有人毕其一生精力从天涯海角搬来的。

我想象中的漫长和悠远，似乎就在这条街上完整地保留着。

街巷里，多的一待就是大半天的老人和孩子。老人们大多倚

坐在沿街的石凳上，眯着一双老眼端详正忙于购物的年轻人，他们当年的购物欲望，现在已成回忆。孩子们手里拿着各种玩具，眼睛东张西望，追逐打闹的声音一声追着一声……我仿佛如多年前坐在教室里高声诵读孔子圣言，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说乎？”这来自遥远记忆的声音，又沿着我看得见的这条庙街，一声声地传了回来。我愿意天天来探望这样一群历经沧桑而又童真纯绽的老人与孩子，我与他们一见如故。

庙街上一切都闲适而慵懒。做生意的人懒懒的，虽然摊位上货品琳琅满目，却兀自在一边有心无心打着小麻将，待有人询问，才懒懒地放下手中的牌。游客也

是懒懒的，或喝着盖碗茶懒懒地摆着龙门阵，或懒懒地注视着面前的牌局，仿佛他们既生活在其中，又置身其外。

花非花，雾非雾，雾里看花，恍若隔着时光向你遥望。不知道，有多少双脚曾在我前面走过？赤脚、布鞋，抑或皮鞋？这该是一条雨巷吧？会不会不自觉地遇到结着愁怨的丁香姑娘？

这可真是一条记忆中的老街。每一件物品，每一个人，都能帮你唤起记忆或一些与之相似的东西。

夕阳西下的时候，游人渐渐走散，很快便消失在黄昏的雾里。临街的门窗悄然关闭，只有街对角处一位纳鞋底的老妇还端坐在那里，她一只手上的粗针正艰难地

刺向另一只手里厚如城墙的鞋底。拿针的手无肉，一层薄薄的皮肤，一抓一大把。

她是谁？是本地人么？她过着怎样的生活？

庙街就像一块海绵，拼命汲取着那些不断涌动的记忆潮水，并随之膨胀。

除去文庙，我对德阳知之不多。史书上有古蜀人在此创造了三星堆、绵竹年画，玉江河畔立有苏公笔，以及张栻、李调元……德阳的历史我至今还没有完全读完，但我相信，庙街上那位老妇手里没有纳完的鞋底，并不比德阳几千年的历史单薄。粗针似乎是几千年前蜀人铸铜时的模样，鞋底也仿佛已有几个世纪。



寒鸭戏水 李海波（安徽）摄

## 大雪过后

鲁珉（湖北）

大雪过后，离冬至就不远了，冬天的气息遍布各个角落。被风吹过的树，几片叶子孤零零地挂在枯瘦的枝上；被冬日阳光轻拂的冬天，进入了暂时的萧条……光阴滴滴答答，走进了雪的世界。

冬的山村，比起忙碌的秋天明显多出了一分宁静，一分怡然。

靠近小河的村子，由于早晚的温差生了白雾。阵阵寒风吹来，吹得那白雾时而浓密，时而稀疏。三两两的农家庭院上空，是袅袅升起炊烟，那炊烟轻轻缠绕着小村，给冬的山村景色增添了些许的温情与柔和。

冬的田野，小草褪下了土黄色的外衣，呈现出淡淡的白色。

野上，秋收的情形仍历历在目，似乎就发生在昨天。风吹在没有遮掩的脸庞上，清冷的感觉有点儿入骨。呼吸的热气一出口便成了淡淡的雾气，使得眼镜片上模糊一片。置身于田野之中，虽冷风轻吹，寒意阵阵，却更希望能够有一场雪，来激活冰雪覆盖时的山村素美。

冬的早晨，太阳终于从对面高高的山峰处露了出来，和煦地映照在山村的身上。几片沾染了晨光的云彩松散地飘在天空中，此时的山村显得清新怡人。

小河边、田头的几棵柿树早已脱下了绿绿的衣裳，一树红红的柿子在冬的季节里显得那样醒目，犹如山水画中用朱砂点画的

亮点。远处的山坡上，几只山羊低着头啃着枯草。有风吹过，落叶松针似的松毛一根根地飘向地面，在本已柔软的林间地面又铺上一层金黄色。

放眼望去，小山村静静地依偎在群山之中，享受着冬带来的小憩。在寒风中，偶尔会看见色彩鲜艳的菊花，在田地里、山崖上，随着吹来的风陶醉地舞着。

依山的山林里，枯叶铺满地。不时有农人从林子边的小路经过，或扛着锄头，或背篓里放着砍柴刀，他们定是要去林子里找些枯枝或砍些枯柴，为寒冷的冬天储备满满的暖意。

冬的夕阳没有秋时耀眼，更没有夏时的炽热，虽然太阳还是那

个太阳，但那夕阳的光好像很匆匆，不经意间就急急地隐在山那边了。小山村很快便进入了冬的夜晚，你看，那些农家房前屋后的台阶上，堆满了劈得整整齐齐的木柴，这个冬天，农人们是不会冷的。

终于下了一场大雪，于是满山遍野都成了银色世界。农人的冬天多是在火盆边度过，大家唠嗑家长里短，聊着来年的收成。

也是，如果没有一场大雪覆盖大地的身躯，孕育新的一季，就不会有来年的风含清香花吐俏，果满枝头粮满仓。

大雪过后的冬，虽然已经非常寒冷了，但却是极美的。因为此时，是新希望的又一轮开始。